

武進費祿彥著

四橋隨筆

瀋陽王允之署



武進費保彥著

四橋隨筆



瀋陽王允白署



四橋隨筆叙

十年以還。余泛轍南北。所識海內賢豪。奚翅百輩。顧未有劬學研文如費子四橋者。輓近士夫。喜徵逐。躡浮響。賸賸以處世。褻侈而成俗。而學絕文裂。世益溷野。有識君子。引爲深憂。費子年甫弱冠。橐筆四方。窮年砢砢。潛討典籍。有所興感。則發爲文字。杼寫淋漓。世不悅學。俗日鄙倍。振起之責。舍費子而疇望耶。去年冬。余與費子始定交。相居密邇。過從甚頻。每晤語。費子輒出視所作。纍纍盈案。不可卒讀。近復撰隨筆。

四卷。屬爲弁言。獨蟄荒微。明儔寥落。得摯交如費子。日相與敦勵學業。究探幽渺。豈直余之厚幸。即先哲貽緒。將賴費子以不墜也。

民國四年夏 澧陽 郁嶷

四橋隨筆卷一

武進費保



自殷箕子間封朝鮮後。屏藩中國。急難以之。隋唐間雖屢有事。故然一經撻伐。即已安然無事。逮後日本與之通商交涉。利誘威脅。幾千年藩屬之古國。遂非復我所有矣。然索微求隱於朝鮮本無反側之心於日本初亦並未有鯨吞之意。而所以致朝鮮滅亡者。則我前清總署諸公實嘉惠之也。光緒元年。日本以兵艦突入朝鮮江華島。大肆殺掠。尋遣副島種臣來我國議約。副語總署。朝鮮是否我屬國。若爲屬國。則尙我主朝鮮通商事。總署答以朝鮮雖我藩屬。而外交內政。聽其自主。我朝向不與聞云。嗣朝鮮以天主教事。介日本駐釜山

領事調停。書稱中國爲上國。言候上國指揮日本以交際敵體。何得獨尊中國。如朝鮮爲中國屬。則大損日本國體。嚴詞詰責。朝鮮上其事。總署致辯日本。謂朝鮮久隸中國。其爲中國所屬。天下皆知。即其爲自主之國。亦天下皆知。日本豈能獨拒。其語不倫如此。由是日本益輕中國。而決意圖朝鮮矣。庚戌年。日本遂滅朝鮮。

甲午中日戰事。一敗塗地。非兵不利。戰不善。禍根實在一逃字。而所以釀成此逃字者。實以當時文恬武嬉。不知兵戈爲何事。因之相習成風耳。陸軍如左寶貴、徐邦道、聶士成等。並未受過軍事教育。猶能血戰殺敵。死力衛國。而海軍管帶程璧光、邱寶仁、林穎啓、王登瀛諸人。固儼然海軍新人物。乃轉恐走死不及。詎非奇事。最可怪者。營務處道員牛昶炳。護軍統領張文宣。相向對泣。向提督乞生路。與德員

瑞乃爾計議降敵。丁汝昌既無法處理。惟仰藥死而已。白旗一懸。黃海艦隊掃盡矣。悲哉悲哉。

前清軍機大臣那桐字琴軒。爲人圓滑工酬應。日本所稱爲八方美人者也。性好漁色。每散值後。嘗至六國飯店。賄給傭僕。使招致良家女。結魚水歡。京師淫風本盛。王公貝勒家。尤侈靡放佚。不修帷簿。福晋格格亦緣此得暢所欲。一日。那所就者。姍姍而來。驚鴻游龍。不能方其玲瓏。未及見。已魂銷真個。逮熟視之。俱赤頰不發一言。乃稔此嬌嬌者。實那之娣婦也。然茲事予得諸耳食。未敢盡信。客年。予來瀋陽。本入境問俗之意。凡夫軼聞奇事。無弗探訪。瀋陽有所謂大炕者。係暗娼性質。與南方臺基相髣髴。浪蝶游蜂。咸相問津。聞一年老者。數去尋歡。未幾。某偕一妹來。老者不意來者即其女也。此事與前述

者相類。不過彼則飽暖思淫。而此則爲生計所困。逼而出此云。

閱近人菽園贅談。記小青云。小青。虎林馮氏姬也。本姓馮。因歸馮。故諱之。但稱曰小青。以不容於大婦。輾轉而卒。亦可悲已。或曰。小青者。情之拆字也。本無其人。特文人寓言八九云。然吾謂古之傷心人。挑鏡閒看牡丹亭。一若痴魂在望。呼之欲出者。其始亦不過光照臨川之筆耳。此外訪麗娘墓有詩矣。夢麗娘魂有記矣。妙緒瀾翻。層出不竭。又何疑乎小青。錢塘雲陳伯大令文述。曾爲小青營墓於孤山之麓。以菊香雲友附焉。且建蘭因館以實之。添湖山之掌故。增詞苑之清談。誠解人哉。予曩編仗劍笑霞室筆乘兩卷。中記蘇小小墓。并及小青。有人求其迹。杳不可得。讀此可恍然矣。

一變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足趺春妍。光綵濯濯。未嘗不足

以攝魄勾魂。但六寸膚圓。本自天成。何必繡羅行纏。漸傷肢體。反爲美觀。近來歐風揚披。海上有天足會之創設。所謂新月金蓮。已成往事。惟普魯諸省。尙沿夙習。爲可憾耳。按勝清時代。對於纏足。本有締禁之令。康熙時。有某大員上一封疏。其題爲奏爲臣妻先放大脚事。云云。聞者傳爲笑柄。予謂某大員之迎合意旨。固屬奇想天開。然尙少仰祈聖鑒一語。能如是者。不啻圓光雪香。閃爍於九重之前。天子當更笑逐顏開也。

歷代陵寢。多有寶藏。如宋襄公夫人之醯醢百甕。普靈公冢壙之玉蟾蜍一枚。此實暴殄天物。無足稱道。然審其用心。尙有厚待死者之意。至臨淄齊桓公墓。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繪綵軍器。不可勝

數。又以人殉葬。骨肉狼籍。是不僅暴殄天物。更傷上天好生之德矣。至秦穆死後。以三良殉葬。摧國家之棟樑。損天地之玄精。益覺毫無人理。詎黃鳥之詩。不禁咽鳴以之。

吳門虎邱嚮以豔跡稱於世。春風三月。遊屐如齒。羣翩躚於真娘墓畔。流連慨歎。感喟無窮。而不知遠溯典籍。此黃土美人。尙有資於白骨英雄也。元楊奐載閻闍冢。在閻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槩三重。墳池六尺。玉甕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踞上。故號爲虎丘。及今游虎丘者。必首真娘而次閻闍。喧賓奪主矣。英雄不逮美人。吾爲閻闍叫屈。

日本新字。如（纜）爲汽船。（繩）爲電線。（燭）爲電燈。極爲簡便。吾國

說文中近此類者，亦有之。如(卅)爲三十，(卌)爲四十，(𠄎)爲二百之類，象形即譌其意。其爲便捷可知。不謂臨桂僻邑，亦有此種簡省方法。如(𡗗)矮音不長也。(𡗗)穩音坐於門中穩也。(仙)婿音小兒也。(𡗗)動音人瘦弱也。然偏傍雖有依附，而鄙野究屬不免，是殆猶今日俗話小說中流行(𡗗)(𡗗)(即勿要只要之義)之流亞耳。

宋太祖明太祖俱開創君主，在理論之。其豁達大度，應相伯仲。而不知北轍南轅，適得其反。當太祖之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至明太祖，則以江南人爲張士誠死守，城下，重課百姓，終有清二百餘

年。率未更革。民之困苦極矣。夫跖夫吠堯。鄰女詈人。各爲其主耳。何足芥蒂於胸臆中。以明祖與宋神。較其度量。大自不同。

新州郡境有藥。土人呼爲吉財。解諸毒及蟲。神用無比。昔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頗異。自謂卽斃。必吉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人有遇毒。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遇毒者。夜中潛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而不詳其故。或云。昔有里媪病蟲。其子爲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即仆於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蠱者。亦有神若此豎哉。此見諸唐人投荒雜錄。予按本草。無此藥名。錄之以質藥學家。

右台仙館筆記有人於學使者按試時。詭言是使者葭葦。戚可爲買通關節。一生惑其說。乃與議定。用銀二百兩。先付四之一。及試畢。無效。再訪其人。杳無蹤跡。忽得其一書云。學使者乃朝廷大臣。豈可干以私。士子讀書。當知義命。萬無夤緣倖進之理。承惠銀兩。暫充杖頭資。願此後努力下帷。以求上進。勿圖僥倖。致犯刑章。斯言也。可謂藥石之言矣。以五十金買得之。亦不得謂之不值也。予曩時就學白門。新學大昌。凡擅一藝精一術者。獵取高第富貴。易如拾芥。熱中少年。頗以入學堂爲敲門磚。時有秀水某生者。願投法校修業。一擊不中。稅屋逆旅。甚侮慢。同寓某者。本無賴子。喜爲誇詞。給言法校監督。與有絲蘿。俾番佛百尊。願爲說項。某生信以爲真。付值如數。於是變名。再戰於文場。榜發。仍落孫山。生急覓某。圖索款。偏處不得。翌日。郵筒

傳書來。一紙海月牋上。僅有用功二字。生始悟爲某所騙。挾帙而歸。事與右台仙館所記相類。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近見慧因室雜綴載清代野記之失實一段。叙梁谿坐觀老人近著清代野記一書。趣聞佚事。搜輯頗富。而其所記清宮內幕。最堪發噱者。如云敬事房太監。專司皇帝交媾之事。帝與后交。敬事房謹記其年月日時於冊。爲日後受孕之證。妃嬪進御。赤身而裹以氈。由內監駝至御榻。帝先臥。妃嬪由被脚逆爬而上。與帝交。總管立候於窗外。逾時。則高唱。時到。帝不應。則再唱。如是者三。仍入而駝之以去。臨行。必請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則總管自妃嬪後服穴道微按。龍精自然流出。又云。皇子生。一墮地。即付乳媪手。一皇子例用四十人。至絕乳後。則由諳達（內監爲之）承領。教之飲食。語言動作禮節。自始生。

即不與母相見。每見面。有定時。見亦不能多言。故始終無母子情。皇女更較皇子爲疏。公主遣嫁。即賜以府第。不與翁姑同居。駙馬非宣召不能共枕席。每宣召一次。必用無數規費。其權皆主之於管家婆。公主若不厚賄管家婆。則雖宣召。亦必有間阻。故清公主無生子者。十人而九以相思死。其夫婦相得如民間者。僅宣宗之大公主與其夫符珍耳。然大公主初嫁。有宣召。亦爲管家婆所阻。後跪請於宣宗曰。臣女究嫁何人。帝曰。符珍非爾夫耶。曰。符珍何狀。臣女已嫁一年。未之見也。帝曰。何以不見。曰。管家婆不許。帝怒叱曰。汝夫婦事。與管家婆何與。公主奉命。乃遂遂去。管家婆而召符珍。其所紀如此。誠古今中外未有之奇聞怪事矣。予友衡君爲蒙古籍。在頤和園當差。近十年。予以此詢之。衡君軒渠曰。此殆失之傳聞。非紀實也。人第見九

重尊嚴。幾類上帝。不知此特其上朝時之一瞬。如唱戲者之紮扮上臺耳。至其家庭中情形。固與人民不甚相遠。且宮中紛雜。毫無規則。即以一事而論。予在頤和園時。值慈禧率宮眷登山遊逛。僅慈禧一人乘輜轎。四人擡之。兩人扶之。皇后以下。均攀藤扶葛而行。有值事官監飛奔向前。撞皇后幾仆。皇后嘗曰。怎麼不好好走。亂衝亂撞。宮監且行且答曰。了不得老爺子。（宮中稱太后皇上皇后不曰老爺爺即曰老爺子）再遲就趕不上了。其禮節疏闊類如此。若如該記所言。家庭夫婦之際。而亦有人監督束縛之。爲情理所不許。即亦事實所必無。總之堂高簾遠。愈隱秘。即傳會之說愈多。彼鄉曲老兒。視縣官坐堂皇。嚴冷面目。一呼以百諾。爲星宿下凡庸。詎知退入私室。其謔浪笑傲闖冗齷齪之情形。直有不堪爲外人見者。區區一州縣。

且如此。况尊無二上之皇帝耶。予按漢魯元公主嫁張敖後。頗爲家令挾持。家令者。凡公主下降。必選宮人年老者傅之。謂之家令。即管家婆之類也。尙公主者。雖欲入房侍公主。家令不許。不敢擅入也。敖尙公主。惟合盪之夕。得侍寢榻。既而數月不得入。一夕。伺家令入宮。敖竊侍公主。公主遂有娠。明日。家令知之。對公主詬誶張敖。公主爲之泣下。其後。公主受制於家令。口欲言而慙。終不敢留敖宿也。旋公主入宮省母。呂后詢知家令隔絕張敖。雅憐公主。因怒家令。言於高帝。罷去之。又漢孝惠張皇后外傳云。五年夏六月。天時溽暑。一夕。帝在宮中。不能成寐。夜分復起。帝有所最寵美人居東宮。帝思之。乃召宮婢數人。授以錦衾一。紅帕一。俾携至東宮。并畀以符驗。曰。美人若睡。當裹以來。夜深勿有所驚也。東宮者。與后宮相近。宮婢誤以爲

中宮也。乃徑叩宮門。傳帝命。侍女啓戶數重以入。宮婢戒弗聲。徑趨后榻。以錦衾裹之。并以帕蒙后首。后驚醒問故。答曰。帝命也。且已出宮矣。願皇后弗聲。后既無可奈何。乃寂然無聲。須臾至帝所。帝揭帕視。則嫣然張皇后也。帝乃笑拊之曰。驚汝夢否。后不答。若有微嗔者。帝命置后御榻上。宮婢既退。帝呼后字曰。淑君。怒我乎。后徐答曰。妾忝備位中宮。陛下既有召命。當先一日傳宣。豈可輕脫若此。使妾爲宮中妃嬪所竊笑。他日何面目以母儀天下乎。可見妃嬪進御。赤身裹鬢。公主薦寢。受制家婆。在古時確有先例可證。何足駭奇。即閱近人慈禧外紀宮闈秘史諸譯著。其中迷離惆恍之事。指不勝屈。則如清代野記所載者。又安知非實錄耶。蒙古衡君謂無此事。或者以供職內府。受恩深重。不忍以大內褻聞。彰洩於後世歟。

蘇蕙寄寶滔迴文詩。旖旎纏綿。鼓盪反覆。都成文章。自是廻腸盪氣之作。然更有巧於此者。有妓致書所歡。開緘無字。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次連畫數圈。次又畫一圈。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一半圈。末畫無數小圈。有人題一詞於其上云。相思欲寄從何寄。畫個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靈心慧質。此是善演繹者。然妓之書無一字。爲有書以來之創格。蕙之詩正反可誦。亦有詩以來之善變者也。狄平子精闡佛學。嘗見其悲雙鷺詩三章。藹然仁者之言。廓乎我佛之量。其自叙爲癸丑夏日。以事過澗湖之濱。見雙鷺泛碧波中。意態閑適。忽鄰舟有人擊以獵鎗。雙鷺均中彈。宛轉蘆葦間。一鷺幸所

中非要害。飛槍久之。遂得逸去。一鷺爲獵者捕獲。登刀俎。供晚餐矣。余見哀之。得詩三章。以紀其事。詩云。湖間雙野鷺。游泳頗自得。飛鳴洲諸間。與世何爭執。忽遇獵人來。鳴機一聲發。雙鷺悉中彈。撲撲驚魂出。其一傷微輕。奮翅飛以逸。其一宛轉鳴。充彼俎中物。可憐伉儷情。中道緣何折。性命呼吸間。口腹片時適。死者且勿論。生者哀何極。今夜宿何方。月明照嗚咽。爾亦戀生命。聞死心慄怯。爾亦懼殺戮。見刀失魂魄。爾亦知痛楚。受傷涕淚出。爾亦愛身軀。豈願人烹割。爾亦有妻孥。忍見孤幃泣。哀哀人世間。凶殘無可比。縱己口腹欲。噉彼骨與髓。試向庖間游。慘惻甚西市。衆生有哀聲。其聲澈天地。奈爾不能聞。聞當心膽碎。人生百年間。傷生甯萬幾。但任爾殺物。毋乃非天理。弱肉強者食。同類且如此。殺業不先除。兵禍胡能已。畢竟佛敎

大慈大悲萬物平等能普及禽獸蠕動而今日歐戰方興傷殘同類數逾百萬一切衆生更不知屠戮幾何天地抑何不仁至斯極哉。予與孫君哲吾論鬼書首言鬼之種類次言鬼之有無末言鬼之功用并引孔丘管同諸家言力闢晉阮氏唐韓氏之說自謂博徵詳稽深得奧變不意早有與我同心者平等閣筆記載丁酉春間譚壯飛君過滬言及長沙某照相店一日爲一人攝照忽人側多現一影其影較人短而怪蓋鬼影偶不及避爲鏡光所攝得也當時同人均研究其理由壯飛謂既能攝一鬼之影則凡鬼必皆可攝日後必有人能製鏡專爲攝鬼之用者又載伍秩庸先生使美時有某博士能爲鬼攝影者曾爲伍攝三影伍後則皆鬼影焉其鬼之大小不以遠近分參差相錯今附影相於後其鬼影中伍識一人即英國駐美總領

事死已半年者。可見鬼學日有進步。不出壯飛所逆料。而今人輒以有鬼爲迷信。是可斥維新派之主張無鬼說者。

致孫君哲吾書附錄於此。以資考鏡。孫君現長奉天圖書館。遂於學。藹然長者。甚樂與之磋磨也。

哲吾仁兄有道。積教既久。譁無它味。惟好說鬼。欽異兼絕。雖然。無足怪也。景純窮奇。南董談狐。令升撥神。曼倩述僊。自來恢閎博侷。僊磊落之士。必爲超然。特出舉世不爲之事。則是吾於先生。復何歉然。用本尊意。縷繚言之。儻亦先生所樂聞乎。夫鬼之種類夥矣。其善者

有忠鬼

後周李遠曰大丈夫寧爲忠鬼

書鬼

李賀詩曰願侍漢戟招書鬼

其惡者有厲鬼冤鬼森然而

可怖者有獾鬼奇鬼

記曰如奇鬼森然欲擾人

煩然而可憎者有牛鬼陰鬼青楓黑

塞之間。則有空林鬼。碧波寒水之潭。則有漢江鬼。至若才鬼。馬鬼。僕鬼。瘡鬼。剩鬼。俗鬼。沉鬼。青鬼。烏鬼。司書鬼。衣服鬼。陰摩羅鬼。則更不勝言。所謂充塞無間。天下無處非鬼也。二十年來。國勢衰。樸質進取之士。僉以破除迷信爲梯階之助。而無鬼之論。轟動一時。并引晉阮氏唐韓氏之說爲證。其樹立之堅。遂若中流砥柱。元不搖動。而抑知有不然者。阮氏之執無鬼論也。敲金戛玉。聲色俱到。乃一爲僕便是鬼之說所攻。則其說破矣。韓氏主張鬼無聲無形無氣。雖不若阮說之立於極端地位。而聲形氣三者實爲鬼聚散活動之權輿。苟並此而無之。則與阮氏無鬼之說。有何軒輊。考晉文公之死。出絳柩有聲如牛鬼。杜詩云。山鬼囓春竹。則鬼豈無聲耶。稽中散恥與鬼魅爭光。齊彭生死後。托形於豕人立而啼。則鬼豈無形耶。周杜伯之死。

也。服衣冠，挾弓矢，射王於郤，中心而殂。睽車志言楊仲弘以下詩文。多殺機鬼氣，則鬼豈無氣耶？由此舊之阮韓之說，要未可以盡信。管同之論鬼也，曰：魂也者，附乎人者也；鬼也者，離乎人而魂之變也。附乎人，則有而不可知其爲有；離乎人，則雖謂無而不可徑以爲無。立說與立，是真能論鬼者也。子路問孔子之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則大聖如孔子，又不主無鬼之說。其所以言事人事鬼，敬而遠之者，不過以鬼之爲物，縹緲虛幻，無可言之準繩耳。實則又何嘗無鬼也。近來歐美研究此道者，殊多。至有鬼學博士之名。美國於四十年前有一巨富，喜研究此道，曾登廣告，願以家資數百萬爲賞，格存之銀行。如有人能使鬼之形狀，確實有據，發現於人前，使人鬼之界無聞者，即以此資相贈。以此之故，美國研究此學者甚衆，然雖能發明鬼學多種，尙不能得此資格。今計此款，應在一二千萬左右矣。

伍秩庸先生之使英也，聞有報館主筆某君者，與其已死之婦，每日

談話一點鐘。其使美也。歷觀各處。見有聞鬼聲者。有與鬼語者。有鬼現形者。有鬼能出現與人跳舞者。伍曾贈鬼以花。鬼去時。挾花以俱去。又有可以握手者。且手亦煖而不冷。然則鬼學。且日其進步矣。彼持無鬼說者。其尙有立足之餘地乎。抑鬼之爲用在吾輩固不外述其變相。藉爲娛樂之資。無他功用。而在世衰道微。人心陷休之時。其所以牖啓愚頑。警闡椎魯者。效力至大。苟乘此而驗其波瀾。則大同之域。雖不能一蹴而至。而際茲殺戮頻仍。詐僞疊起之秋。賴此勢力。或亦足以攝奸人之魄。而臻斯世於小康之境地乎。嚙昧之見。先生以爲何如。驕陽匿迹。今日便當趨前說鬼。餘不白。費保彥鞠躬。

武原彭羨門孫通拔置康熙己未博學宏詞科一名。與倪燦朱彝尊王頊齡汪琬等。皆以績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視蛟騰。傲睨一

世時詆之者。至有五十野翰林之稱。然羨門清才綺思。於諸子中尤有雞羣鶴立之概。曾著金粟閨詞百首。咳唾珠玉。媿耀何誦。茲選錄數什。見其不僅以經世之學重也。詩云。睡眠朝來倦未揚。傳呼洗面進羹湯。瑩瑩清徹仍無垢。水內新添玉粉香。綺疏花影日高縣。倦起猶然擁被眠。怪殺夜來輕薄甚。春趺寬盡繡行纏。生縮如雪自無塵。寶牀深藏一段春。收束紅羅欲禁褰。人前仍似女兒身。形影縱來共一身。怪他相詆太頻頻。玉容未便施丹的。今夜羅幃欲避人。紅窻日喚金衣。百轉催人曉夢稀。故把銅丸枝上打。妒他花裏慣雙飛。昨夜羅幃更不眠。無端懊惱鏡臺前。禁持小玉緣何事。值得郎君宛轉憐。

四橋隨筆卷二

武進費保彥著

文芸閣學士積古功深。曩在殿試時。閱闈兩字。誤作閤而。一時神志倉皇。茫無所措。搦管躊躇。寸心輓軸。因思闈場策卷。例難塗竄。不如以閤而。改作閤面。復於面字下。綴一而字。較爲穩當。其時主試大臣。震於學士之名。竟爲瞞過。文遂以一甲二名點榜眼。又庚寅會試。蔡鶴卿先生元培。卷有督工之句。亦入選焉。都人好事者。曾有詩詠其事。謂閤面居然點榜眼。督工何必有來頭。時人傳爲笑話。今日新學少年。曾讀拮廬文字者。往往喜以某西哲某學者云云。哄騙它人。實則並無其人。毫無此說。而老師宿儒。竟爲所欺。是不僅文蔡二人開

其端遠溯典籍。蘇長公想當然耳之說。實有以濫觴之也。

北京西城大缸胡同。已裁清室太監崇德。與天津孫佩蘭女士結婚。未及百日。恩愛忽斷。近已提出離婚條件四端。一崇鎮日令女士習小楷二百字。儼如學究督課。女士不堪其嚴。二崇每於大庭廣衆之處。親吻摸乳。禮雖摹擬西俗。情實不堪其擾。三崇衣服自結婚以來。從未換洗。藏垢納污。不可嚮邇。四崇滿口牙齒。永不滿刷。接吻之際。臭不可耐。予按太監取室。本是駭聞。而結褵之後。復演出各種奇事。憶太炎先生與湯國黎女士結婚。曾亦有不換衣服。不刷牙齒之說。天下事無獨有偶。堪發一噱。然太炎先生學貫今古。博通中西。蓬首垢面。在古人已不乏其例。而太監者。素以足恭便佞。取悅於上。而亦如此。可怪哉。

頃王垓下一敗。楚罽四面。兒女英雄。各自飲泣。然拔劍起舞。悲歌宛轉。有所吐囑。悉是英雄本色。蓋言爲心聲。無所飾避也。完顏亮詠雪。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峯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其中秋不見月。鵲橋僊日。持盃不飲。停歌不發。坐視蟾宮出現。片雲何處。忽飛來。做許大通天障礙。愁眉怒目。星移斗轉。懊惱劍鋒不快。一揮揮斷此陰靈。此夜看姮娥體態。此詞世不多見。建康時濟南王和尚能誦之。其後半篇兇威可掬。亦見其兀傲橫厲之氣。溢於辭面。所以能橫行一世也。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姊妹行。艷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浣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變成。春與年同艷。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玉樹芝蘭。

交映生輝。而小宛歸雉臯。冒推官後。有影梅庵憶語爲之闡揚。婦人集爲之矜奇。板橋雜紀爲之表彰。年與小宛其聲價遂自大異。美人亦有幸有不幸也。

昔人嘗稱登徒子好色。實則人誰有不好色者。碧梧翠竹。蒼苔綠葉。以及花鳥翎毛之彩澤。雲霞日光之燦爛。山水潭壑之清秘。孰非以其色光表於外方。而賞心悅目。寄其情於不自覺者。不過此則陶情怡性。能以審美觀念。蔚成曠世逸俗之器。而女色者。一有所咏。則流連忘返。不可救藥。其實好女色。與好碧梧翠竹。蒼苔綠葉。花鳥翎毛。雲霞日光。山水溪壑。有何軒輊。蓋女以色相現於外。而碧梧翠竹。蒼苔綠葉。花鳥翎毛。雲霞日光。山水溪壑。亦以色相現於外耳。然則又何足爲登徒子病。嘗聞五台山某禪師。牧一沙彌。年甫三歲。五台山

最高師徒在山頂修行。從不一下山。後十餘年。禪師同弟子下山。沙彌見牛馬雞犬。皆不識也。師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馬也可以騎。此雞犬也可以報曉。可以守門。沙彌唯唯。少頃。一少年女子走過。沙彌驚問：此是何物？師慮其心動。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無存。沙彌唯唯。晚間上山。師問汝今日在山下所見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總覺捨他不得。此沙彌純粹潔白。並未受有外界一點感染。而對於女色。亦不能無動於心。蓋好色者。基於人類自然之天性也。如以循行人類自然之天性。斥爲怪謬。則好碧梧翠竹。蒼苔綠葉。花鳥翎毛。雲霞日光。名山大川。又何能稱爲才人雅士乎？不過好色與好淫不同。今人但知以色淫爲事。是非真好色者。

男女相悅。人之常情。齊策云。孟嘗君之舍人與夫人相愛。君曰。覩貌而相愛者。人之情也。舊唐書溫庭筠傳云。乞索揚子院。犯夜爲虞侯所擊。敗面折齒。訴之令狐綯。綯捕虞侯。虞侯極言庭筠狹邪醜迹。乃兩釋之。唐摭言云。裴度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求救於同年胡尙書證。夢溪筆談云。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性不羈。乞科決。街司杖遣之。之數子者。俱載聲於史冊。未嘗有人嘗議。即近世如曾文正、彭剛直、胡文忠、諸公。對於女色。亦從未有深拒峻却之時。（參閱各家筆記自知）蓋小德出入。大德不逾。要亦人情之正。奚必如王安石之避坐官妓。楊邦乂之逸歸娼館哉。

謝安石東山携妓。白香山眷戀溫柔。一則稱江左風流。一則稱廣大。

教主。適其性情。何害君子。若程明道以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之說。自炫。未免欺人。

中國向持閉關主義。不求交通。語以海外形勢。瞠目無對。即有以深識時務炫於衆者。率多揣測之詞。未足盡信。前清入關後。各方俱平。惟臺灣未下。諸將憚波濤之險。未有勝算。適荷蘭國進貢使臣馬珍西留閩省。總制姚啓聖恥久無功。請令齎敕書速回本國。諭荷蘭王會師共勦。憶明萬歷時。倭寇朝鮮。議赴援。恐路遠。聽一妄男子上言。欲發暹羅國兵。由海道搗其巢穴。廟堂驚爲奇策。帶水盈盈。隻航可渡。藐爾洋海。原非人跡不到之區。然暹羅與日本路程相隔幾何。荷蘭與臺灣路程又相隔幾何。乃盲人瞎馬。自詡得計。國家事安得不敗哉。

洪述祖爲吾鄉稚存太史嫡孫。曩處某將軍幕中。以犯事幾罹不測。經某緩頰。得免於難。然其人機警多才智。宋漁父慘死案中。洪亦有數人物。事後遷居青島。不常見人。然京華爲舊游之地。戚故朋儕。所在都有。一日。洪薄遊長安。偵探迹之甚秘。意圖下手。未敢盡信。洪廉謔其情。欲解脫而無計也。頃之。遇許久香先生鼎霖。許故與省識。洪佯爲不知。急抽囊中名刺示之。曰。此去某地。塗遙幾何。願先生詳以語我。許會其意。亦即順口禽之。偵探遂遠去。洪因得脫。實則洪示許名刺姓字。非本人也。此事予聞諸孟庸生世丈。

某生貌翩翩而性落落。寡交遊。喜吟詠。顧疏鐙夜寒。咄咄嘗歎書空。清簞畫永。行行獨有所思。乃集元曲西廊語。題於壁云。才子佳人信有之。花殘刪抹斷腸詩。而今欄起成親事。翠被生寒有夢知。其父閱

之徐言曰。此不可以已也。遂爲畢姻。嗣後生嘗詔於人曰。吾取妻之法如何。

張獻忠殘殺人類。與唐黃巢。元成吉思汗。鼎足而三。洵爲歷史上奇怪人物。然張尤毫無人理。曾見曠園雜誌記張獻忠開科取士云。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八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善弓馬。諸僞官咸賀得人。獻忠喜甚。資金幣刀馬。又召入宮賜宴。并撤金銀器賜之。次朝。張入朝謝恩。諸僞官復請圖其像。傳播遠方。俾敵不戰而服。獻忠遂召工圖其形。再賜張美女十人。用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鴻臚寺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恩。獻忠忽嘖蹙曰。我心實愛渠。但怕見面。速殺之報命。諸僞官立將張斬首。并傳令將張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噫。獻

忠之慘殺。豈獨蜀民已哉。然無識而從賊登第。其罹害也宜矣。

丁調臣大令。燮遊浙數十年。歷任幕職。憲眷甚渥。一日奉檄查案。道出台州某境。其地枕山濱湖。海水泛濫靡常。天旱日曝。沙礫悉露。有鯨魚蠕蠕動於泥中。再四起復。狀殊不耐。俄而腹前雙鰭。鼓動旋轉。即從此駢伸兩足。足趾有蹄。復由魚尾稍稍震拔。兩足亦如前伸出。頃之銳首短尾。斑斕成彩。獸狀畢具。行動自若。矧然一鹿也。予按山海經陸離光怪之說甚夥。然語涉荒遠。概難深信。若鯨魚變鹿。予驟聞之。亦頗驚奇。然丁君篤實君子。其言鑿鑿。是可信也。惟丁君言關東鹿茸。性極暖補。此則效力不逮耳。

林夫人爲林文忠公則徐女。沈文肅公葆楨妻。廣信被圍。夫人乞援。饒廷選一書。流傳人口。茲又見其南昌圍城致張玉良乞援書云。南

昌圍在旦夕。賊酋糾衆七萬。百道進攻。氏夫幼丹。往高薛中丞離省。全城男婦數十萬。生命存亡。呼吸將軍。昔以三千衆而解嘉興之圍。奇勇奇功。朝野傾服。今聞駐節漢河。距南昌一衣帶水耳。氏嚙血求援。長跼待命。生死人而肉白骨。是所望於將軍。江西撫署沈林氏咬指泣書。又撫尉守陴將士文云。聞賊用滾地龍法。欲陷城垣。古人有埋甕聽聲之一策。今圍城中缺少缸甕。豈能束手聽之。爾諸將士。速各率所部。搶掘內濠一道。須深八尺。寬丈五。上蓋松板。形同浮橋。可杜賊謀。可固城守。爾諸將士。皆中丞舊部。爲國宣力。其各奮義勇。共保封疆。張軍門援師已過九江。城圍之解。即在旦暮。殺賊之功。正此時也。勉之。奮之。毋忽。前書忠義之氣。溢於辭表。此文於作戰計畫。防護方法。更能運籌悉當。合木蘭秦良玉二人。差足近之。

秦良玉者。石柱土司女官也。秦氏世忠貞。其父兄皆以征調歿於王事。故良玉得以女襲爵。能馭下。善將兵。數與流寇戰。皆捷。思陵有御製詩褒美之。後流寇犯蜀。蜀撫邵捷春束手無策。棄險不守。良玉亟見邵曰。蜀之險在邊。若賊進。險則大事去矣。今盡調我溪洞卒。可二萬人。足制賊。不必他兵助。乞中丞移鎮發餉。邵不能從。辭以督師。借蜀爲壑。甯撤險待死。良玉扼腕而出。及蜀破。良玉以帶召其下。蓋土司遇至急事。以箸調兵。謂能食者即赴。以帶則掃境內無遺矣。于是與賊苦戰。一軍盡沒。同時總兵左良玉擁重兵。避寇打糧。百姓苦於賊。寇如梳。兵如篦。明末謠言。官軍殃民甚於賊也。夫秦良玉以一弱女子。支持南疆。氣憤風雲。志動山河。不幸爲邵中丞左軍門所誤。左支右絀。艱苦萬狀。亦可悲已。使能行其所是。明室潰敗。又何至不可

收拾耶。良玉守石碁檄文云。爲傳檄布告我父老軍士。同心禦侮事。竊自獻賊犯蜀。石柱震動。有議降者。有議遷者。嗚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高皇帝以布衣提三尺劍。四征不庭。乃定丕基。今皇上神聖英武。宸謨獨運。獻逆雖狡。指顧成禽。我父老軍士。奈何不察虛實。妄聽謠誣。滋長寇盜之威。挫餒軍旅之氣耶。本使以一弱女子而蒙甲冑者。垂二十年以上。感朝廷知遇之恩。涓埃未報。下賴將士推戴之力。思共功名。石柱亡與亡。此本使之志也。抑亦封疆之責也。然有謂獻賊善於將兵。所攻無弗克。所戰無弗勝者。噫。嘻。此實虎之偃。雉之媒也。夫襄陽乞降。熊巡撫受其給。澧州潰圍。左軍門驕其志。若令其當本使。則其技立窮矣。此非本使誕論也。請與徵之。播州之役。殲厥精銳八千。蘭州赴援。解嚴不越九日。想我父老軍

士耳共聞。目共見。非本使一人之私言也。今者賊之前鋒。已逾荊關。距石柱僅三日程耳。乃忽盤旋如蟻。游疑若狐。欲前復却。欲進又退。本使不知其何所顧忌。而若此。雖然。臨事而懼。好謀乃成。聖人之格言。兵家之要著也。本使國憤家仇。痛心交併。漢賊不兩立。其勢直不可以終日。然亦不敢恃血氣之勇。昧壯老之義。而學匹夫撫劍之態。其有樂淵傾人。泉石逸士。懷留侯之奇謀。隱淮陰之雄略。足以制賊死命。而貢諸本使前者。固當虛衷。翕受拱聽。明誨卽降。至輿臺走卒。或有一策可師。片言足採。本使亦無不樂與周旋。崇以禮貌。惟本使總總過慮。不得不與我父老軍士約者。則以全蜀淪陷。羣賊蝟毛。其偵騎之密布。邏卒之四出。禁無可禁。防不勝防。是在各奮報國之心。共作同袍之氣。毋許妄論。毋許誣聽。毋要越界。毋許私徙。臨陣身必

先殺敵志必果。勿欺淫。勿劫勿奪。張璪。勿浮動。遵所約則實有差悖。所約則殺毋赦。本使令出法隨。雖親不貸。檄至之日。其各咸知。觀此檄文。可矧良玉襟懷。是可以愧煞當時鬚眉。今日士夫矣。

今日女子好言參政。權然東亞國俗。向以賢母良妻主義爲重。是說之果否。適於吾國國性。乃一先決問題。然此種論列。雖不無遵循之要。而要亦未可視爲金科玉律。蓋十八世紀之國家。與十九世紀大異。十九世紀之國家。又與二十世紀大異。若必以國俗國性爲固。則政治安得昌明。科學藝術安得進步。即就國俗而言。牝雞司晨。固爲不祥。然呂雉武嬰。何嘗無統治之才。再就國性而言。夫唱婦隨。原是極則正軌之道。然如秦良玉林夫人。輩又何嘗無軍旅政事之學識能力。但此爲十室忠信之選。未可以概論女子。然女子內部之管轄。

血脈外部之手足肢體。初與男子無殊。遠後壓迫強施。揉造作男女之形式（如纏足之類）精神（如女子無才是德之類）遂各不同。因之能力亦自各異。然茲乃歷史上風俗上關係。並非男女本性上之問題也。男女本性既無大殊。就學說立論。自可以有參政之權。就實際立論。仍當以能力爲準。如有學問上之能力。方無生計之虞。有生計上之能力。方能活動政治。有政治上之能力。乃能參知國家政事。今吾國女子。以歐風之日漸東被也。見獵心喜。好言參政。在政事爲國家公物。苟非白癡瘋痴。事實上不能參與者。犯罪之人。法律上不准參與者。無論男女。均可參知政事。但吾國女子。既無學問上之能力。復無生計上政治之能力。乃欲好言參政。是越級而登者。安在其不跛也。

予於辛亥年著有女子參政研究說兩卷。意於共和政體。提倡女權。要自無妨。嗣以唐羣英吳木蘭諸女士之嚮導。不中繩規。因鑑於女界程度尙低。未敢災及梨棗。茲錄發端一章。以見梗概。或亦可資叅攷歟。

人自呱呱墮地。以至成長。飲食同居。處同言語。動作無一不同。而其極也。璇宮瑤室。則異於羅刹地獄。龍勺雞彝。則異於耑首闕干。鸞飛萬里。魚躍百丈。則異於樊籠之鳥。洞轍之鮒。可謂不平等哉。然而天之生材。未能盡同。人之造練。未易普及。故有善惡焉。有賢不肖焉。是乃造化自然之說。今古不易之理。雖有賢哲。莫能挽回。而世之學者。每欲臆說。從事輕爲翻異。詎弗難歟。然釋迦說法。衆生爲歸。方趾圓顛。何容軒輊。此奴隸說之所以見擯於今世也。雖然。古往今來。錯綜

萬變奴隸而外，固別有一級焉。先秦之時，則有贅壻賈人。西漢之初，則有司空城旦律典所定，播爲習慣，惡風既煽，爭相排斥，此賤民說之所以不容於今日也。賤民說既不容於今日，奴隸說復見擯於當世，則儼然文明時代，又何不平等也。雖然，不平等猶有男女。

男女曷爲而不平等乎？曰：有君主之提創也。學說之束縛也。有君主提倡，故天子有后，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妻，位愈尊則妻愈衆，祿愈高則娶愈多。士夫以上，皆一夫多妻。賤如庶人，始行一夫一妻之制。有學說束縛，故三綱之說起於先，三從之說繼於後。宋儒復謂婦人不立主，又謂家道離，始於婦人。婦人之地位，由是益低，重男輕女之風，遂以釀成。夫重男輕女，一夫多妻之結果也。學說束縛，君主提倡之原因也。當夫一夫多妻之制未行以前，則男女之間，互相平

等。試觀說文夫與婦齊之說。可以知之。皇制既衰。毒風漸被。男既不
能以身作則。爲天下先。女亦獻身自効。爲狐媚計。習與性染。俗乃養
成。此重男輕女所由爲一夫多妻之結果也。自是女德日墮。女學日
衰。失德君主。又復縱欲敗度。漁色自娛。希榮梯寵之輩。益從而推波
助瀾。漢儒夫爲妻綱之說。至是遂爲中流砥柱。兀不搖動。此學說束
縛所由爲君主提倡之原因也。君主提倡於前。學說束縛於後。雖有
孟賁之勇。烏獲之力。未易輕挽。何況積威所壓之女子乎。

女子既爲積威所壓。乃遂蟄伏於男子之下。忍氣吞聲。莫敢如何。即
有反抗。而彈力之甚。益弗可當。其或百折不撓。力爭上游。而清議不
容徒喚奈何。揆鄆斯人之言曰。女子日爲善而不得爲善。人日爲惡
而不得爲惡。人善惡之分。懸諸男子之口而已。

此與詩經鄆箋言有非。非婦人
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意正相同。

男子以爲惡者。雖善亦惡。男子以爲善者。雖惡猶善。善惡既消。公理是滅。所謂平等平等者。至是乃真如水月鏡花矣。雖然陰靈濁霧布滿太空。而曙光一隙。女子尙非無仰首舒眉之時。泊乎妾媼制行而女子之道德日就衰落矣。纏足制行而女子之體質日趨纖弱矣。雖然武穆有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我苟有可恃之具。外界之侵凌未嘗不可以折其鋒。同胞之苦厄未嘗不可以拯其災。而無如無才是德之說。浸潤於世人之耳目。而女子之智慧亦遂一併而奪之矣。智慧也。而被奪體質也。而纖弱道德也。而衰落盲人瞎馬。無所依歸。常人處之。猶將失敗。何況積威所壓之女子乎。

是故天下之最苦者女子也。最不平等者男女也。欲救其苦。非廢除妾媼制度。而增高其道德。不可。非破除纏足制度。而強健其體質。不

可尤非抨擊女子無才是德之說。而開通其智識不可。智識開通。體質強健。道德又復增高。夫而後女子不苦。夫而後男女之間。可以平等。雖然。此主觀之說也。若女子智識已開。體質已健。道德已高。而國事既不容其置喙。法律復不予以權利。則女子爲自立計。不得不爭。爲社會計。不得不爭。爲國家前途計。更不得不爭。此各國女子參政運動所以與二十世紀之政潮激湍上下而不能頃刻息也。返觀吾國。女子能力雖未能與彼都士女。頡頏長短。然美雨歐風。寢被全國。女界進步。誠有一日千里之勢。而世之君子。非但不能予以自由。又復狃於成見。泥於舊說。視女子爲賤民奴隸之不若。豈不可哀也哉。雖然。女子參政亦必其學識。道德。能力。與男子均等。而後可以議事。若其虛華皮相。而學識無之者。蕩檢踰行。而道德無之者。與夫寄生。

於男子之下。脆弱無能爲者。則參政之說。未易輕言。即使學有二酉。五車之富。德有三皇。周孔之高。而能力亦超過男子矣。然其於警察行政也。軍務行政也。外交行政也。均爲女子絕對不可能者。強而行之。適以僭事而已。其若司法行政。財務行政。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女子雖有可參預之道。然以之觀於吾國今日。未敢斷其確能勝任。雖然。予作此書。予又何爲。然予之所以出此者。予乃從學理上推求。而冀夫吾女同胞於方來也。

四橋隨筆卷三

武進費保彥著

石季倫富比王家。矯侈當世。其宅第建築之巧。用具敷設之精。殆有齊雲綠星所難埒者。劉實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侍飾香囊。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內室。崇曰。是廁耳。實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錦囊。實籌良久不得。便行出。崇曰。貧士不得如此廁。乃如他廁。旋又與王愷比富。愷武帝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鏡如意擊之。應手瓦碎。愷聲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亦七十枚。愷悵然自失。其豪縱有如此者。卒不得善終。嘉慶初。查抄和

坤家內有大珠一顆。較之御用冠頂蒼龍教子大珠更大。又有眞寶石頂十餘個。正珠小朝珠三十二盤。正珠念珠十七盤。正珠手串七串。紅寶石四百五十六塊。藍寶石一百十三塊。復遣胡什圖至寧壽宮測繪式樣。用楠木造多寶閣。玻璃成柱。一切服用飲食。多較御用者爲勝。一時朝野側目。然高宗信任獨厚。無可如何也。高宗上賓。坤遂伏法。夫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彼石崇和坤。非匹夫可擬其貴。而亦好財貨如此。其敗也宜矣夫。

福康安海蘭察諸人。功業彪炳。昭耀一時。然結納要人。公然行賄。人或不盡知者。近見和坤供詞。謂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蘭察李侍堯給的。珠帽頂一個。也是海蘭察給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餘串之多。其饋送之人。一時記不清楚。寶石頂子。奴才將小些的給了

豐紳殷德幾個。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給的。至大珠頂是奴才用四千餘兩銀子給佛甯額爾登布代買的。亦有福康安海蘭察給的。紳之貪婪誤國。死有餘辜。固不必深用責備。若福海者。夙以勳望自負。而亦以賄賂結納要人。滿洲功臣。不足恥也。

張岱杉有一妾。姿容倚雅。風度宜人。素成與張不治。下堂求去。張思之無已。構一精舍。以留紀念。若古人之思子宮也者。舍聯有揚州好蜀道難之句。說者謂揚州好。爲昔日署兩淮運使事。蜀道難。卽發往四川之朕兆。其然豈其然乎。張曩作財政次官。兼攝鹽務。署長。權傾全國。富甲一時。性最耽竹遊。一日。因公赴天津。中道寂寞。苦無排遣。乃於車中邀隨員作方陣之戲。恰短一侶。又囑於二等車內呼一商人來成局。夫京津相去。不過數百里。瞬息可達。乃亦不能容忍。是可

見其雀癬之深矣。又聞張在京博負三十三萬餘千元。係錯擲一三

索云。

按擲一三索。負去三十三萬餘千元。乃係五十萬元。底保莊家一百十二和也。京師豪賭如此。真可懼哉。

魏璫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讀張溥五人墓碑記。不禁髮豎心傷也。五人者。顏佩章、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溥記中已言之。至其身世。則略而未詳。予考佩章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周公順昌。佩章等大哭求釋繫。而巡撫毛一鹭。壓迫以之。時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闔門粥衣人。揚故牙儉。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章者也。匍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時吏部與人周文元者。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笞之傷其額。文元憤衆

亦俱憤。遂起擊之。傷殺有差。後一醫以密書飛騎白東廠。誰爲首從。必悉誅無赦。衆人乃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章。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吳人本怯弱。而勇健有過古之義士。甚矣怨毒公理之入於人也。秉國鈞者宜知所尙矣。

華鬢室雜譚載小說傳奇。每喜道佳人才子。憐才慕色之事。以爲男以慕色爲先。女以憐才爲先。余謂無論男女。其愛情皆基於色。憐才之一念。斷不及慕色之一念。請舉一二事證之。羅隱下第。以詩謁相國鄭畋。畋有女。每愛讀隱詩。畋疑有憐才意。後畋宴客。女於屏後見隱貌陋。乃絕口不讀其詩。湯若士作牡丹亭傳奇。有某氏女讀而愛之。嘗曰。湯公若在。吾願爲之奉箕帚。後湯游其地。女自舟窗中窺之。

湯老而貌寢。女歎曰。吾一意憐才。今若此。其吾命也。遂赴水死。若既以憐才爲念。則當生死以之。決不以老醜爲嫌。乃一則絕口不讀其詩矣。一則憤而自溺矣。則是憐才猶爲第二重心。說固是也。特亦未必盡然。虞山錢牧齋學士。一代文宗。當世士人多樂與交遊。時柳如是企慕錢名。欲一見其丰裁。美人名士。傾心一朝。然丁丑以還。錢年已六十矣。黧顏給背。髮已皤然。柳則盛鬢堆鴉。凝脂竟體。燕爾之夕。錢戲柳曰。吾甚愛卿髮黑。膚白也。柳亦戲錢曰。吾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作詩有風前柳欲窺青眼。雪裡山應想白頭之句。觀此則女子憐才。亦未必爲第二重心。蓋柳姬者。真能愛才。而他則愛才慕色。兩心相攻。究之既不愛才。實好色也。

戰國時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流。競尙異說。所向靡不摧折。迄至蘇

秦張儀以合縱連橫說鼓吹各國策非不善然挾功名富貴心以求售當世已是佛說所謂非上乘矣其不以功名心求售當世而以辨才玩世者惟柳敬亭其人敬亭本姓曹幼無賴得罪避難江湖休憩樹下乃姓柳善說書嘗遊金陵范司馬何相國引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窩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左起伍卒少孤貧與母相失請馳封不能得其姓汨承睫不止敬亭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左後強柳以官笑弗就逮左敗敬亭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不自得年已八十餘矣余澹心遇之於僑寓宜睡軒中敬亭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事真奇士也

林步青不知何處人。在上海唱攤簧。喜笑怒罵。都成文章。遇堂會讌慶。非步青不樂也。某年。江淮水災。艱於籌款。南通張季直先生。謔知其爲梨花炒舌。挈遊各方。果集鉅金。一子留學外國。頗劬學勤禮。然步青有烟霞癖。爲人雅不足重。比敬亭則無其清高。擬蘇張則屈其才智。是可傳而不必果能傳也。

明李近樓琵琶。能作八尼僧修佛事。經叩鼓。鈸笙簫並奏。音浪酷似清光緒時。王玉峯亦能以三絃彈二簧。西皮崑曲。甚至風琴疾徐高下之節奏。洋鼓喇叭操兵步伐之聲響。亦能曲傳其神。脫盡絃索氣味。予在滬上曾親炙之。邇後蒞止滌水。又見以一胡琴能唱且丑淨角者。音韻悠遠。具思致。令人如坐春風。何天下絕技之多也。

予讀皇甫謐高士傳。序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

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槲。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習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予按漢陰丈人語。非不廓乎正大。然斥機心爲道所不載。則吾國技術實業。不能進步。實中丈人之毒。大槩機心用之對人。有傷敦厚愿質之風。用之對物。則足以濬脇智慧。促進文化。西洋物質文明。未始不由於此。然機心對人。亦有時不可少者。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旣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

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若右軍者。故剔吐汗其頭面。以保首領。出於一時權宜之計。即用機心。以免大煞巨惡之斃。不得嘗之以辭。如魏武之有意斬繆。以挫攝謀逆者之氣。斯足爲戒耳。

知稼軒詩爲張貞午節使所作。分翰林集。蘭臺集。洞庭集。遼東集。遼東續集。津門集。六卷。侯官陳石遺叙之。謂蘇堪原本大謝。殺庵意在學韓。實似荊公。於韓專學清雋一路。肖韓徵字。葉肯韓陳徵字則雅學后山。

獨君常才筆馳騫。自喜中年以後。時時斂就幽。然終與坡公爲近。則其詩之神似大蘇可知也。予最愛其綁票行云。國貧無幣代以票。盜窮無票代以人。東家大戶我金穴。西家小兒我財神。騙匪呼所綁者爲財神

迎神刀在手。縛神馬後走。有金送神歸。無錢馘神首。呼冤縣前捶大

鼓兵胡如鼠盜如虎搖旂黠兵捕盜來嗚呼盜去兵不回吾國陸軍怯弱情狀悉爲先生標寫出來活現紙上然燃犀鑄鼎用意詎止於此母亦以鍼砭之辭使進於桓趙武夫之域歟然則詩人婉約而多諷其旨深且遠矣。

邵篔邨中丞友濂撫臺灣時幕中俱英乂之士公餘之暇中丞嘗集諸人讌譔談天說地以爲娛樂一人見中丞玄色素緞馬掛繖纒已極雙肘尤甚可作蝴蝶翩翩舞笑謂公曰以中丞之尊猶吝惜衣服費不更製一襲耶邵謂此敝衣已歷三十餘年其間滄桑變故悉與我俱所謂貧賤患難之交不可忘也安忍弃之又邵在京師時清苦異常甚至衣履不給每日僅食油炸鬼數事充飢而已積久負已不貲油炸鬼主人亦絕不催索逮邵撫臺灣聞主人陋室短舖猶在京

營生業乃由金店匯三千金界之前輩篤厚如此。此事丁調臣世丈爲予言之。丁亦中丞蓮花幕中人。

明末浙中軍敗馬士英召其妻高夫人至使自裁。高問汝將何爲。曰。吾將披剃入山。棲某寺耳。高恚曰。汝尙不肯死。乃令我死耶。士英固迫之。高怒。閉門大詬。士英惘惘出門去。俄而大兵至。大索士英。不得。高聞之。乃赴軍門。自言知士英所在。導官軍入山。徑趨某寺。寺士英遂被禽。又絳雲樓俊遇記錢牧齋云。乙酉五月之變。柳夫人勸牧翁曰。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牧翁有難色。柳奪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時長洲沈明倫館於牧齋家。其親見歸說如此。後牧齋偕柳游拂水山庄。見石澗流泉。潔清可愛。牧翁欲濯足其中。而不勝前却。柳笑而戲語曰。此溝渠水。豈秦淮河耶。牧翁有惡容。牧齋爲太子

太保禮部尙書馬士英亦處宰輔之職。河山搖落。國家垂亡。錢馬二人咸有可死之時。可死之地。乃貪延殘喘。卒至身傷名裂。爲後世吐罵。辜負皎皎好女子矣。

昭君丰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一絕世麗妹也。以不賂畫工。毛延壽致匿其艷。不得當御。及單于入朝。願媾漢氏。元帝乃按圖以昭君行。既適單于。生子世達。單于死。依其俗。欲妻母。昭君吞藥而死。此後漢書匈奴傳、西京雜記、樂府解題、野客叢書、隨隱漫錄、以及陝西通志、琴操、大都言之如此。而日本文學士久保天隨所著曲談。謂元帝以毛延壽所進宮嬪。都無當意。悶悶之餘。偶步入永巷。聞昭君琵琶聲。特賜謁。則曼理皓齒。國色也。嗣後單于使者至。帝不願出。昭君尙書令五鹿充宗力言不可。謂陛下自寵王嬙。朝綱盡廢。殷紂幸姐。

己國破身亡。可爲龜鑒。今名將先後凋謝。萬一戰而不利。後悔無及。望陛下姑割愛。出王嬙以救一國生靈之命。元帝踟躕莫決。昭君出諫。帝略謂妾負陛下厚恩。願效一死以報陛下。赴彼地以息刀兵。俾妾得留名青史。而妾與陛下閨房之愛。決不相忘。又言昭君投黑龍江死云。昭君投黑龍江死。書多不言。惟元馬致遠漢宮秋曲。載明妃和親死於黑龍江。然詞家假設之言。非關事實。至元帝與昭君有閨房之愛。不知其何所本矣。

昭君既至黑龍江。謁呼韓邪單于曰。願大王賜一杯酒。俾妾南望澆奠。以酬舊恩。方從大王歸。單于不忍拂其意。許之。南向奠畢。忽自投黑龍江死。此亦日本久保天隨所言。姑存其說。單于駭喪。轉深憐恤。葬遺骸於江濱。名青塚。由是匈奴與漢言歸於好。不復如前之倔強矣。是知昭君

之死於國際上關繫匪淺。一女子亦可貴哉。猶憶庚子年間。聯軍入京。頗行不法。雖有統帥駕馭。強暴仍不能免。合肥患之。疊與各公使開議。間有效力。而聯軍統帥瓦德西。輒梗其間。瓦在柏林。故與名妓賽金花交識。賽金花即傅彩雲。樊山爲作彩雲曲者。賽乃駐德使臣。洪鈞妾。態度絕倩雅。洪歸死。賽仍理故業。至是遇瓦德西。萍水重逢。各訴飄零。憐我憐卿。兩不能釋。於是賽遂日就儀鸞殿淫樂。而瓦亦幾老死溫柔鄉矣。時有人以合肥辦事爲難。言於賽。侍賽轉圜瓦前。賽領之。言於瓦。瓦初不允。言一婦人安知天下國家事。賽即手批以頰曰。妾不知君獨知耶。瓦由是頗首聽命。和議遂告成。夫賽一女子耳。女子中一妓女耳。而遽能玩弄聯軍統帥於股掌之上。誰謂嫫嫫媸媸中無奇才耶。

國家取士。原憑才智爲歸宿。不必牽拘年齡。如文彥博之耄耄。而後可以當宰輔之任。甘羅之雛年俊髦。乃不得爲相也。一二三屆知事考試。主司率多成見。凡未逮天命耳順從欲之年。雖弗投諸孫山。悉置入行政講習所。所授課藝。多半係昔日闈屋中簡鍊揣摩之四書爲多。夫知事已達成年。將登仕版而執朝政。詎猶不知國文四書爲何物。或者當局斤斤於此。欲摹趙普以半部論語佐太宗之遺意歟。

四橋隨筆卷四

武進費保彥著

清季政綱廢弛。臺諫中人才極少。獨有三霖公司。以直聲聞。三霖公司

取與日本三菱公司音同三霖公司者。趙啓霖、趙炳麟、江春霖也。三人俱矯

矯不羣。敢捫當道鋒。而江尤朝陽鳴鳳。一擊驚人。時慶邸炙手可熱。趨炎抗塵者累千萬人。江獨骨鯁。具摺劾之。摺上。令回原衙門。江心不甘。遂南歸。一時義聲轟動。所至開歡迎會。投贈詩詞頗多。聞以薑齋太史所作。最爲動人。詩云。驚聞朝事若轟雷。屈軼虛生又一回。但惜無人居帝側。空留此疏震全台。茅容有母真歸矣。汲黯平生亦巖哉。五載逐臣頭已白。也曾親捋虎鬚來。太史曩在臺閣。故能慨乎言

之。不自知其感喟之深也。

江杏邨侍御閩籍。其叅慶邸摺內。有陳夔龍爲奕劻之乾女婿。朱家

寶之子朱綸爲載振乾兒句。時人作詩紀之。居然滿漢一家人。乾女

乾兒色色新也。當朱陳通嫁娶。本來雲貴是鄉親。陳黔省人 朱滇省人鶯聲嘵嘵

呼爺日。猶子依依慈母晨。一種風情誰識得。問君何苦訊前因。一堂

兩代作乾爺。載振係慶邸大公子喜氣重重出一家。照例自然稱格格。請

安應不喚爸爸。岐王宅裏開新樣。江令歸來有舊衙。兒自弄璋翁弄

瓦。寄生草對寄生花。隨便寫來。雋趣無窮。

數年來小說盛行。尤以艷情哀情寫情者爲多。然總不多乎言情兩

字。而好色誨淫。未必真能言情。青年士夫。血氣未定。一受點染。畢身

累之。其毒不減蝨蝎豺狼也。深識之士。方日提倡軍國民教育。莠說

不禁。民德日喪。民氣漸消。向者以老大帝稱說世界。今將以病夫國獨霸東亞矣。存亡絕續之秋。不有以發聾震聵。後患可勝言哉。曩讀魏叔子大缺椎傳。心焉壯之。邇檢鈕玉樵觚賸。記劉將軍秦大漢二則。亦覺雄風勃勃。心膽爲壯。錄之。能滿除晏息怠迷之氣。

劉將軍綖。勇敢善戰。每奏功。以負氣難下人。故旋起旋廢。蓄健兒戰馬。雖居家如平日。黃貞父令進。賢將軍款之。偶及技勇。命取板扉。以筆墨錯落亂點。袖箭擲之。皆中墨處。又出戰馬數十疋。一呼俱前。麾之皆却。噴鳴跳躍。作臨陣勢。見者稱嘆。將軍曰。某投閒何足惜。獨令羣馬伏櫪。思戰場利可惜耳。言已。歔歔。貞父亦改顏良久。

沈邱根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鯛陽之門。偃而行。乃得入。鬻所穫。穉稈於市。每擔四十綱。適積雨後。市有大車陷淖泥中。

三牛不得出。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荊州。有薦於軍門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二疋。尙不掩。其足尺有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等。健驢肥馬。莫能勝載。刀矛之屬。不足供其展用。乃騎以橐駝。而鑄三十觔。鍊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禦疾之戰。廢歸。以病死。

徐仁慧女士。宜興煥琪先生子也。性和順慈惠。讀書穎敏。冠其羣。少長。適同里周君潤甫。潤甫任錢路事。寓天津。倡隨之間。相敬又相得也。歲乙巳。學於上海育賢女校。卒業後。應某君聘。任山西女子師範算學手工教習。時晉省風氣譚儂。女學尤爲頑舊。士紳所詬嫉。女士殫心竭慮。乃得大施其澤於汾原澤潞間。壬子女士治裝回天津省夫。兼養肺疾。值津保兵變。潤甫戕於亂。女士亦以身殉。方其就義也。

神色不變。扶病起。作家書抵父。顧謂老嫗曰。二子爲我挈之南歸。遂以刃刎腹而死。年三十五。嗚呼。輓近道喪。蹈危母苟。士猶難之。若女士者。殆本諸所秉所蓄云。女士弟灑市同學。當時曾搜輯事。略請傳於予。予爲之傳。并載

入灑上各日報。灑甫并丐予隨時表獻。予因節而入隨筆中。脚薄俗。亦踐宿諾也。

皇后稱爲國母。體制與皇帝埒。故建和元年。大將軍梁冀之妹。猶任保林。吳妯檢視燕處。求爲桓帝后。從不見薄皇后而弗爲者。然亦有之。徐妙錦。中山王達第三女也。長兄輝祖殉難時。抗節繫獄。次兄增壽圖出降。爲建文帝所手戮。姊即仁孝皇后。后薨。帝欲聘之。妙錦矢志不從。遂守貞不嫁。至宣德中。入宮朝張太后。自稱徐達第三女。宮人竊私語曰。此薄皇后而弗爲者。古豔樂府薄皇后云。有所思。自古有讓天子無讓皇后。有之自中山王達第三女始。父居開國功。姊亦

侍宸宮妃后尋常耳。名節垂青史。有所思。賤妾生無富貴骨。願稱故臣徐達女。不樂與高皇帝匹。至尊委禽敢請辭。有所思。長兄魏國抗節且釋囚。次兄定國乞降身亦死。思何起。思何止。思之思之。電火光華。妙錦悟之。早久矣。嗟呼。後宮三千。有終身不得一面君王者。即使皇后之尊。可免隔絕。而入宮見妒。蛾媚不肯讓人。要難有民間夫婦倡隨之樂。至若十香淫詞。一段白練。懿德皇后之故事。則更泫然不忍言矣。若妙錦者。潔白終身。儻所謂其生也有自來者。非歟。

梅郎蘭芳。歌喉宛轉。清韻動聽。色如唐殿蓮花。漢宮人柳。龍陽易哭。靈曾作萬古愁曲。中有一笑萬古春。一啼萬古秋句。可見傾倒極矣。京師人有戲癖者。近有譚迷梅毒之稱。譚叫天。梅即蘭芳也。聲名之大。可想而知。民國二年十月六號。參衆兩院選舉總統。有一議員書

梅蘭芳三字於選舉大總統票上。開齣之後。衆目駭異。然用無記名投票法。迄不知何人所書。事雖荒悖。然梅郎聲價。於茲益高。獨怪彼議員者。日以國利民福爲言。而心思耳目中所蘊蓄者。乃不逾梅蘭芳三字。是則甚可奇也。書之。以誌風流佳話。

清史館長趙次珊爾巽。前清歷任督撫將軍。猷績懋著。政聲卓絕。然其內行有足多者。趙故漢軍。非純粹旗籍。母死於難。兄弟數人。悉資趙成立。當母生死忌誕日。趙輒閉戶却掃。悽然危坐。不見客。食亦減少。過此怡怡然一如平日。其孝思爲何如耶。趙飲饌起屋。自奉甚儉。待人則厚重以之。雅有古君子風。督東時。幕中有熊秉三、鄭蘇戡、錢紹雲、葉揆初諸人。均一時名宿云。

唐少川紹儀。爲留美畢業學生前輩。曩隨項城駐朝鮮。頗著功績。故

於項城受知獨深。民國締造。唐任內閣總理。以南北交訌。憤而去職。聞其巡撫奉天時。喜畜兩犬。每日須牛羊肉供給。費庫銀四兩。人多擬之爲衛懿。公養鶴云。唐性有潔癖。衙署器具。都購自海外。一日。唐在辦公室內。一員司攬微疾。偶喘痰。唐曰。幾見外國有人在公處咳嗽者。是足見其浸潤歐風者深也。

程雪樓先生督江蘇時。以八釐公債案。頗滋物議。有晚節不終之憾。然程實篤厚長者。卒亥年。民軍起義武漢。各處響應。其時滬上人士尤激烈。謀速反正。程慨然允之。草檄各州縣。不勞兵矢。而秩序井然。一時人民僉稱之謂三吳福星。憶庚子歲聯軍入京師。外人猖披已極。其時程以知州署黑龍江副都統。俄人乃轉翕然就撫。是其外交手腕。更有足多者焉。

先曾祖伯雄公。醫名震天下。下至婦孺。素成猶醜。樂道。然其詞曲。則更柳屯田之曠風殘月。蘇長公之鐔板銅琶。兼有其勝。李西湖先生。嘆爲名士。激賞無窮。其自題荷露烹茶小影。新水令曲云。藕花池館。著全消。趁新涼。碧山重到。圖書留昨夢。泉石快今朝。物外逍遙。情寄向白雲。傲。坐到無聊。更有狂夫帶訕嘲。芒鞋青袍。逢人還說假粧喬。心兒捲處。似紅蕉。憑他拍手呵呵笑。誰曾料。且聽漫罵。從頭道。走名場。三秋潦倒。病文園。兩鬢飄蕭。爛詞章。覆甕多。佳詩賦。凌雲少。枉吟哦。篆刻雕蟲。賺盡青燈。半夜挑。只落得癡趺不了。問潘郎。舊日丰標。獨聳吟肩。瘦損詩腰。香冷魂銷。當年鼓瑟。何處吹簫。悵離情。仰天長嘯。悲別夢。清淚頻拋。良夜迢迢。紙帳寥寥。花心涼。一般可憐。草根怨。無箇人調。又誰道。逞風情。泛畫橈。取荷露瀉瓊瑤。歡喜傷心合併。

擾。好模糊的懷抱。猜不出恁心苗。幸得個俊奚童。總角垂髻。更有個解語花嬌。代東人言語曉曉。便把那蓮花舌掉儘。平日文豪酒豪。倚馬兒題橋。太多情是生一風調。俺曾見離離紅豆當春早。絲絲綠柳含煙嬾。風流樣原要人瞧。細數他渴長卿。細數他愁宋玉。算將來便分曉。况荷露試烹茶。更是個神仙料。把世界上炎涼一掃。那香馥馥。潤詩腸。艷晶晶。灌情種。冷清清。除熱惱。一覷一個真。一猜一個倒。說破了。今番畫稿。謾幾句小詞兒。對先生唱到老。

滿清末造。有人條陳農工商部。略稱近來名大商埠。大率有人滿之患。現已籌得地中起屋之法。請准專利云。其時尙書倫貝子。詫爲奇談。殊不知說固有理。未可忽置也。英國計學家瑪爾薩斯。謂人口增加。爲幾何級數。食物增加。爲算學級數。兩者增長速率。不能相並。其

間雖有死喪兵戈。然積年既久。必至供不應求。有人口超過食物之時。赫胥黎亦言人口過庶之患。而斯賓塞爾則以據前事。推將來。知一羣治化將開。其民必庶。始也以猛獸毒蟲爲患。繼則此患先祛。然而種分壤據。民之相殘。不啻毒蟲猛獸也。至合種成國。則此患又除矣。可見人口過庶。不足爲患。如往時各國。止知以大陸爲發展之區。生殖漸繁。乃發見海島矣。海島大陸各房屋。復以生齒增加之故。不敷居住。於是層疊爲樓。有至七八級者。又無人滿之患矣。蓋人爲萬物之靈。以進化學說推之。應如是也。否則混沌初開之後。迄於今日。人類尙有插足地乎。惟某君地中起屋之說。予則未敢盡信。以空氣光線爲人類生存所必需者。如於地中起屋。空氣光線何自得耶。雖然。人類日有進步。將來又安知無導引空氣光線之法發明乎。

錢塘張今頗將軍錫鬻。以佐貳起家。歷任監司。自同光迄今。驅馳關外者數十稔。其人長身赭面。眉目聳異。有瘳力。頗多奇氣。露布殺賊。凡遼東人民。無弗知有快馬張其人。今年七十餘矣。老翁矍鑠。猶是黑頭。生平喜作詩養馬。愛妾死後。念妾與馬。恒不去口。將軍當畜駿馬三十餘。謂皆不若昔所得蒙古名駒。

其丁未悼姬人癡吾五首云。丈夫羞下淚。爲汝一悲歌。卿命已如此。我勞將奈何。病深疑藥誤。情重悔恩多。美目知難瞑。無言尙轉波。大婦猶憐汝。深情解玉環。入棺心未死。握手淚同潛。遺像如花笑。臨風意自閒。可憐今夜月。無復照雲鬢。好色成吾累。斯人豈偶然。關山風雪裏。隨我去籌邊。烽火驚離後。鶯花續夢前。瀋陽太平日。悲喜只三年。爲汝卜佳兆。城東土一邱。遠山橫黛色。隔岸繞清流。以此埋香骨。應無異地愁。爲留碑碣在。姓氏倘千秋。入室

窺明鏡。嗟余漸白頭。一官成落落。白日去悠悠。花影不知處。閒雲空自流。返魂香試爇。誤我遲妝樓。嘔血鐫肺。一往情深。美人名馬。相爲生命。英雄人哉。

法蘭西女子文學程度最高。忱於生育之苦。咸守不嫁主義。職此法民日少。政府恐其相習成風。致於種族繁殖。感受景響。策令婦女不得無故不嫁。返舊吾國。自由之說進。女校成績。間有可觀。而男女愛慕。率締婚媾。以至一有違言。即行離異。其程度視法國女子之不嫁。爲何如耶。然粵稽古。此種人才。吾國亦非無之。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慙施張。

許織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此女是否守不嫁主義。不敢臆測。但其昏童選擇。則可斷言。今女子宜持此爲弦韋。則庶乎可免晨婚宵離之風也。

近日學校游戲。有撲毬鞦韆諸種。頑舊士紳輒謂來自西洋。法不可效。致傷兒童氣體。其實宗懍荊楚歲時記。即載打毬鞦韆施鈎之戲。劉向別錄亦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案鞠與毬同。古人踢球以爲戲也。古今藝術圖云。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施鈎之戲。以綆作蔑纜。相罾。綿百數里。鳴鼓牽之。求諸外典。未有前事。公輸子遊楚。爲舟戰。其退則鈎之。進則強之。名鈎強。遂以時越。以鈎爲戲。意起於此。溟璽經曰。鬪輪骨輪索。其鞦韆之戲乎。鞦韆亦施鈎之類也。可見撲毬鞦韆等戲。由來已久。而今人反謂西洋輪

入得毋爲西人竊笑耶。

內典所謂六通者。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漏盡通也。六通完全俱現。本無其人。若耳通眼通。間或有之。蓋通本我所固有。眛慾所染。物情所蔽。則其光明不復能現。若擺脫一切。回復原能。隔千里無弗聞。無弗見也。相傳日本有千里眼者。其實卽內典所謂天眼通。民國四年。由

大總統揀選國內學望最高者三人。姓名藏諸金匱石室中。作爲候補總統。據日本千里眼稱。內三人係黎黃坡。徐東海。段合肥云。信否不敢必。書之。待證異日。

士女匹配。在昔日有聘問納綵迎娶之禮。用意不可謂非鄭重。然使鍾家新婦得配參軍。趙地才人。不歸走卒。斯固爲美。但紫釵易斷。碧

玉難逢。或則琴亡鏡破。桃衍蘭鈿。或則紈扇秋風。冰絃夜月。美滿姻緣。終成泡影。鴛鴦牒記。蔡文姬。靈心慧齒。辱跡穹廬。宜續配彌正平。以胡笳十八拍。佐漁陽三搥鼓。宮商迭奏。悲壯互陳。謝道韞。柳絮逸思。潘安仁。花封冶意。一則風高林下。一則美擅車中。移花就柳。端不恨天壤王郎。甄后玉固有香。花亦解語。無奈兩妒風狂。塘上一行。字字沉痛。宜奪配陳思王。慰此洛神濼賦。蒲生怨詩。鄭月流英。資秀拔。屈身備販。琵琶亭一作情見乎詞。宜分配白傅淚。鄭潛詩。東籬曲。不使有老大商婦之歎。是真能補媧皇未補之天。填精衛難慎之海矣。美人譜謂美人艷處。自十三四歲。以至二十三。只有十年顏色。譬如花之初放。芳菲妖媚。全在此際。過此則如花之盛開。非不爛漫。而零謝隨之矣。然世亦有羨慕半老佳人者。以其解領情趣。固有可愛。而

香銷紅褪，終如花色衰謝之後。祇有一種可憐之態耳。予謂甄后歸文帝。其年齡想不在二十三以下。何嘗不魂銷箇中。我見猶憐。且劉三秀之歸多鐸。其女珍姑。時亦出嫁。核其年齡。當在而立以上。而多鐸一見傾心。是何哉。大概絕世麗姝。多半爲天地間靈秀之氣。鍾毓而成。其玉骨冰神。媚態幽趣。不似蒲柳之質。未秋先彫耳。

民國四年。中日兩國。討論南滿、東蒙、福建、膠濟、漢冶萍、各問題。利歸它人。事堪扼腕。三湘七澤間。尤多揮淚慟哭。熱血噴射之士。其以手吮血成血書者。有以身殉國。立志不願國破家亡。永永毋忘。至死不變。毋忘此仇。愛國同胞。毋忘國恥。諸紙。更有造幣廠工人張道者。憤敵國之橫暴。念外患之無日。痛哭流涕。於演說臺上。出小刀。將手指斫破。用血塗書。誓雪國恥四字。聞者大爲感動。夫弦高愛國。原是商

人。若張道者。習非詩書。而其行卓卓。是俱可以愧士大夫矣。

宋時。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有闕字者。闕。武后所作國字也。考國字爲戈口。一口本有範土地人口干戈於一國之意。寓意極爲深遠。武后改作闕字。本意全失。洎太平天國時。將國字改爲國。是專以王爲國矣。民國成立之始。以國字改爲國。是專以民爲國矣。其於立國三要素之主權人民土地。漫不着意。何如國字之兼容並收也。

章太炎先生才思橫厲。氣性高怪。十年前敲金戛玉。陣馬風檣。聲華之美。文章之勇。久爲士夫注目。自移居龍泉寺後。杳不聞其信耗。翹首燕雲。惓懷無已。近得其新詩一章。謹而近虐。可謂胸無城府。目空四海者矣。詩云。孫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滄說開。三點會員皆北

上兩艘兵艦自西來。少川總理誰能識。乃木大將去不回。得意還從宋女士。陶然共醉白蘭杯。宋女士愛憐。美慧善蟹行書。溪光湖水間。予嘗見孫挈之同遊也。

知四川雙流縣知事劉鋒。詳報知事佐治管獄各員履歷。誤填數目。上峯批云。查來表年歲欄內。均首尾列一數目。中列一圈。共計三數。殊難索解。如該知事所填年歲爲四〇四。以算術例推之。則爲四百零四歲。蓋下數爲單位。二數爲十位。三數爲百位之故。彭祖以還人物。想難再有此等高壽。若或以下四爲小數。中〇爲單數。上四爲十數。則又成爲四十歲零四小歲。世界上又無此奇怪。稱謂云云。似諷帶嘲。頗堪發噱。予意劉鋒並非誤爲四百零四歲。亦非以下四爲小數。成四十歲零四小歲。蓋〇介兩四之間。借作十字。爲四十四歲也。

然阿刺伯算數之精義未解。而揮毫落紙。自命隸首。則畫虎類狗。刻鵠成鶩之類也。

獻忠入蜀。所過公廨民居園林寺觀。無不爲瓦礫。存者惟文昌關帝二祠。蓋關帝爲秦人所尊。而文昌則爲張仲。忠嘗與之聯宗。尊爲太祖高皇帝者也。故旣建關廟。復重修七品太廟。命諸臣撰祝詞。以祀文星。諸臣以媚語諂辭聯翩進。忠俱斥不用。自口授其詞曰。僭老子姓張。爾也姓張。僭老子與爾聯了宗罷。尙饗。文鄙俚荒唐。雖齒閤文。然祝詞中而糝此。不可謂非別開生面者。

白居易詩序。謂徐州故尙書張建封。有愛妓曰關盼盼。尙書歿。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作詩三絕。後旬日。不食而死。予於甲寅夏。道出徐州。

右常都護爲言關盼盼燕子樓。即在府治西南。予信步訪之。則頽垣敗株。一片荒涼。早已人去臺空矣。樓欄襟懷感賦一絕。燕子樓空竹影斜。綺光還透綠窗紗。尙書老去多餘淚。黃土無情瘞落花。

張忠武公國樞。廣東高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以殺人犯法。年十八入山作盜魁。二十八折節從軍。三十八致命遂志。生平大小數十百戰。善以寡擊衆。行陣作戰。不拘常軌。然多以此致勝。保障蘇浙郡縣垂七八年。吳越人今猶尸祝。當其守鎮江丹陽時。賊猛撲來犯。勢洶湧。公部下兵分駐險隘。餘悉輭疲。且多染煙霞癖者。公度不敵。又不能聽其失守。會其時鴉片充溢市間。公令咏者倍食之一時。軍兵吞雲吐霧。勇氣奮發。戰無不一當百。卒以此敗賊有餘。至今故老猶醞醞言其事云。

正法念處經云。髑髏內有二種蟲。游行骨內。常食此腦。復有放逸蟲住頂上。令人疾病。復有髮蟲住骨外。常食髮根。復有耳蟲食耳中肉。復有鼻蟲食鼻中肉。復有脂蟲住脂中。瞋則令人頭痛。復有食涎蟲住舌根。瞋則令人口燥。復有醉味蟲住舌端。得美食則昏醉。粗食則萎弱。復有蟲名亦味。彼嗜此味。我亦嗜此。復有牙根蟲住齒內。瞋則令人牙痛。復有四種蟲住咽喉中。令人食時津唾雜亂。咽之入喉。與腦涎合。或生嘔吐。復有蟲名杼氣。瞋則咽喉閉塞。復有二種續蟲生支節間。令人脈痛。復有腫蟲住身內。其蟲飲血。自然腫起。復有嗜睡蟲住周身。疲極歸心。人則睡眠。復有十種蟲行於肝肺。令人得病。復有二十種蟲行於骨髓。食人精液。欲火常熾。復有二十種蟲行於陰處。令人消瘦多瞋。下體常臭。復有十種蟲行於尿溺。形色臭惡。或令

人瀉。或令閉塞。予按佛家蟲寓之觀。本爲淫戒而設。然引以生理學說。微生蟲之潛伏四大。正與佛說相似。是則血肉軀體。真有無量諸蟲布滿其中。彼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固不能矯情格止。然亦不必溺情放佚也。

乙卯之夏。奉天舉行高初小學教員考試。組織檢定教員委員會。予奉飭主閱歷史。試題爲述戰國時之文化。其中優卷固多。然文不對題。義不及奧處。指不勝彈。而尤有以孔老爲戰國時中堅人物。司馬光爲戰國時文化代表者。任意塗鴉。不知所云。然此種人名。猶爲正史上所常見。其更荒謬者。則獵取三國演義中徐庶歸曹等語。屢入。可謂奇想天開矣。尙有植物答題。以圖畫手工。亦爲隱花植物者。又有地理答題。末綴以嗚呼尙饗四字者。設想之奇。莫可名狀。範此等

人而作人師表。謬種流傳。莘莘學子。尙有孽求學術之餘地乎。

客有喜爭逐於歌舞場中者。一日酒綠燈紅。檀板笙歌。喧闐一時。人各一妓。五陵裘馬。三姓錦衣。或二三焉。僅一侶孤然悄坐。不挾妓。不言語聲張。客故諧謔。掀髯語曰。良辰佳會。賞心樂事。在人則釵光鈿影。翠圍珠繞。子何獨身後蕭條乎。一侶還答曰。然則如君之儂軟餐色。樂無涯極。可謂後事已完備矣。合座軒渠不止。

吾國絲繡絲織。在昔時本有端緒。如薛靈芸之妙於鍼工。滅燭裁製。於西漢已見進步。洎三國時代。此種人才。益形發達。王子年拾遺記記吳夫人云。吳主趙夫人。趙達之妹也。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彩絲織爲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際。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勢軍陣之像。

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列萬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纂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絹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楷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者，百斷百續，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在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數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邇後此道不講。絲繡紡織之屬，驟形衰落。近年余沈壽女士，刺有意大利皇后照相。

一幅。染絲選色。倍極工緻。遠望之栩栩欲動。不讓蹙神針絕專美於前。予曾見之於南洋勸業會中。旋以此幅爲國際贈品。贈諸意后。后把玩不置。獎賚有加。而吾國則以嚮所允畀之款。亦靳而不與。是或非所以鼓來者重美術也。



費四橋先生所著書籍出版預告

白玉樓叢纂

是書搜輯歷朝后妃宮嬪閨秀淑媛各傳記而成。有句皆香。無字不豔。於閒情消遣之中。能得考求掌故之益。誠為不可不讀之書。現將該書設法請先生將版權讓與本館。由本館發行。刻在印刷中。不日可望出書。

財政學

現在財政困難。生計維艱。舉國上下。無不入此旋渦中。欲為補救之計。非

從田賦、租稅、官業、公債、各端詳細研究。不能為功。本書為先生主講奉天法政專門學校時所編。於各國制度。本國現況。反覆推究。均中肯綮。尤為有用之書。

養拙軒財政論集

先生為財政專家。於財政一門。獨有心得。故發為議論。均能腳踏實地。據時局之弊害。籌補救之方法。如民國元年不兌換紙幣說盛行。其時先生首著不兌換紙幣可以亡國論。證其

● 費四橋先生所著書籍出版預告 ●

紕謬。而此說歸烏有矣。又如日本在東三省發行大連宏濟彩票。吸收人民現金。先生著彩票論彩票餘論兩篇。痛論得失。而日本票行至今亦停止矣。凡所著作。均為有用之文。有志財政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養拙軒時事論集

是書於教育、實業、警察、陸軍、司法、監獄、各端。均各有所論列。具能推陳出新。不落恒蹊。其鞭辟時事處。出之以利害。授之以方法。苦口婆心。俱是藥

石之言。至行文之幽曼紆遠。浩瀚汪洋。猶其餘事。

貨幣論

西洋各國對於貨幣一端。無不精思力索。傾其全力。從事改良。以期恰到好處。吾國則對於幣位、製造、交換、成分、諸要件。毫不措意。幾年來國窮民困。雖由於外力壓迫。政費浩繁所致。而推厥原因。貨幣之紛雜錯亂。亦實其重要關鍵。本編為漕陽郁憲章先生與先生同共之作。所述各端。於現

費四橋先生所著書籍出版預告

制頗多補救。對證發藥。允推合作。文筆亦雅馴可觀。

女子參政之研究

是書為先生弱冠時所作。共分八章。第一章發端。第二章女子參政之真理。第三章女子參政之必要。第四章各國女子參政之歷史。第五章女子參政之學說。第六章女子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第七章女子之官吏權。第八章結論。內容精澁。議論透闢。雖其名稱不免與現時國情稍乖。然討

論學說。各國純聽學者之自由。且是書對於女子。將來准予以參政之權。而在現時則萬難辦到。是與今日國情。并亦不相背馳。全書洋洋數萬言。誠女界之指針。亦研究學說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孫子集解

王湘綺先生所著莊子集解。縱橫恣肆。壓倒千人。先生本此意。亦註孫子集解一書。然先生本非軍事學家。此道不免稍遠。但先生曾佐戎幕。於兵

費四橋先生所著書籍出版預告

事亦研究有素。故能去十家之糟。粕。摘其精英。萃於一編。至十家之說。有未洽者。則參以己意。意有未盡者。則補以己說。頗能鎔鑄一切。蔚為大觀。洵為陸海軍兩界人物不可缺少之參考書本。

結婚論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已經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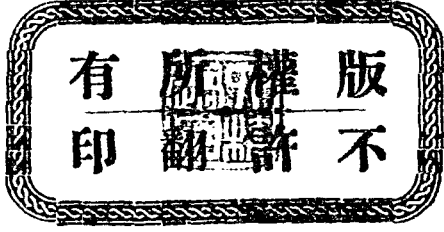
華盛頓文集註釋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尚未出版

四橋隨筆刊誤表

四	四	四	三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數卷
三十一	十六	一	十三	十二	十九	十六	十六	十二	十	六	數頁
四	二	六	四	六	十	三	四	十	四	十一	數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倒置以爲一呼以百諾	一	一	數字
拘拘	盧	鳴	妹	寺	嵇	洛	鳴	以爲一呼以百諾	嘜	繩	正
拘拘	盧	鳴	妹	寸	稽	諸	鳴	嘜	繩	繩	誤

民國四年八月付刊
民國四年八月發行



著者

校訂者

印刷所

代總發行所

分售處

武進費保彥

禮陽郁嶷

無錫王傳璧

武進費保勤

閩侯蕭寬

奉天鼓樓南 關東印書館

奉天鼓樓南 關東印書館

各省大書坊

(四橋隨筆一冊)
定價洋四角

12
E-5 P-2